

【杂文选刊】选编

读出滑稽

刘洪波 著

杂文虽然属于一种文，但天然地与文人之文有区别，它是「草食者」的文学，是大众的呼喊。

主编 刘成信 李君
绘 画 周喜悦

漫画版



· 新 · 好 · 杂 · 文 ·

长春出版社



漫画版

· 新 · 好 · 杂 · 文 ·

读出滑稽

刘洪波 著

主编 / 刘成信 李 君

绘画 / 周喜悦

长 春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出滑稽/刘洪波著;《杂文选刊》编辑部选编. 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2001.9

(新好杂文:漫画版)

ISBN 7-80664-197-1

I.读... II.①刘...②杂... III.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2051号

责任编辑:杜菲 封面设计:王国攀

长春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43号)

(邮编130061 电话8569938)

农安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2插页 78千字

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000册 定价:10.00元



杂文情缘

(总序)

○刘成信

转瞬之间，我的杂文生涯已有十数年。从读杂文到写杂文，从编辑《杂文选刊》到选编杂文丛书，从对杂文一知半解到对杂文情有独钟，从以杂文为副业到视杂文为事业与生命的一部分，可以说与杂文结下了一份不解之缘。

也许是缘于这份杂文情缘，也许是缘于职业敏感，看到精品杂文总是止不住惊喜，总希望与更多朋友分享这些思想的盛宴。于是这几年在编《杂文选刊》之余，我与同仁还完成了《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》、《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》、《2000中国年度最佳杂文》等杂文丛书的选编工作。《杂文选刊》在全国报刊市场低迷、多数报刊订数年年滑坡的情势下，其增长率年年居高不下；上述几种杂文丛书面世后均供不应求，几度再版，这不仅令我们欣喜，更让我们看到广大读者对杂文



尤其是上乘杂文的阅读期待。

数月前，长春出版社邀约我们再选编一套杂文丛书，希望其有别于已面世的各类杂文书籍，新颖一些、别致一些，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，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。我们对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杂文丛书做了一次比较与回顾，几经论证，最后还是觉得编这套《新好杂文》或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。

这套杂文丛书共五卷，黄一龙、王大海、焦国标、刘洪波杂文作品各一卷，第五卷为多人合集。黄一龙、王大海二位先生年事较高，学养丰厚、高瞻远瞩，杂文创作宝刀不老，其杂文视角刁、意蕴浓、底蕴深，文采斐然；焦国标、刘洪波是后起之秀，思维敏捷、见解独到，其杂文锐气十足又老辣深刻。四位作家，两老二少，统为一流，又成互补，外加第五卷海选几十篇题材、风格各异的优秀之作，既可为偏爱几位作家文章的读者省却搜寻之难，又可弥补与优秀杂文擦肩而过的遗珠之憾。杂文与漫画交相辉映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，愿您在书中读出深远的文外之意、画外之音。

这套杂文丛书本可以许多新潮、时髦或耸人听闻或朦胧诱人的称谓冠名，然而，我们还是用了《新好杂文》这个反璞归真的名字。从中可以看出这套丛书选文



的依据——新且好，即高质量与新鲜感兼具。

感谢本书作者的辛勤劳作，相信这些浸润着心血与真情的文字、图画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深深思索和青睐。

刘洪波 1966年生于湖北仙桃，乡村教师之子。20年前听“光荣属于80年代新一辈”的歌，心里很豪迈，醒来以后开始做杂文，已然皮青脸肿地撞入90年代矣。吞吞吐吐写了几年，又跟着大伙儿一起“跨进”了这新世纪。出过三部杂文集，为《文化的见鬼》、《高雅的落俗》、《苍蝇的光荣》。自我感觉可用两句话概括：其人学而无术，其文孤而不愤。



1 / 杂文情缘(总序)

1 / 草食者文学(代自序)

5 / 化石社会

9 / 保命标准

13 / “情妇”比较论

17 / 去“三气”

21 / “官民”

25 / 谁的利益

29 / 盛世下的生活

32 / “大舜”的述说

36 / 奇迹的登场

41 / 21世纪谁愿当农民

45 / 奢侈的政治表演

49 / “预后”问题

53 / 皇帝新闻

57 / 思维“对表”

61 / 破坏的快乐





- 66 / 不认识的鲁滨逊
71 / “神秘失踪”两年记
75 / 人是什么
79 / 不一样的“本钱”
83 / 亲民术
87 / 论“影响力标准”
92 / “庸俗共产主义”
97 / 想起万花筒
101 / 最凶恶的绑架者
106 / 哪一种担心
110 / 读出滑稽
113 / 什么是政府威信
117 / 载歌载舞
121 / 没有人的社会
125 / “常有理先生”
129 / 防患于何时
133 / “健康”的死者
137 / 人人都是冤大头
141 / 一个经常出现的设问
145 / 一流人物
149 / 愚忠的境界
153 / 嬉笑怒骂权
157 / 如烹小鲜
161 / 奴隶思维





- 165 / 平凡的残忍者
- 169 / 自说自话
- 174 / 坐着的寇
- 178 / 流氓的档次
- 182 / 谁安排人们撒谎
- 187 / 民谣与官谣
- 191 / 某官讲“法”
- 196 / 混向比较



读

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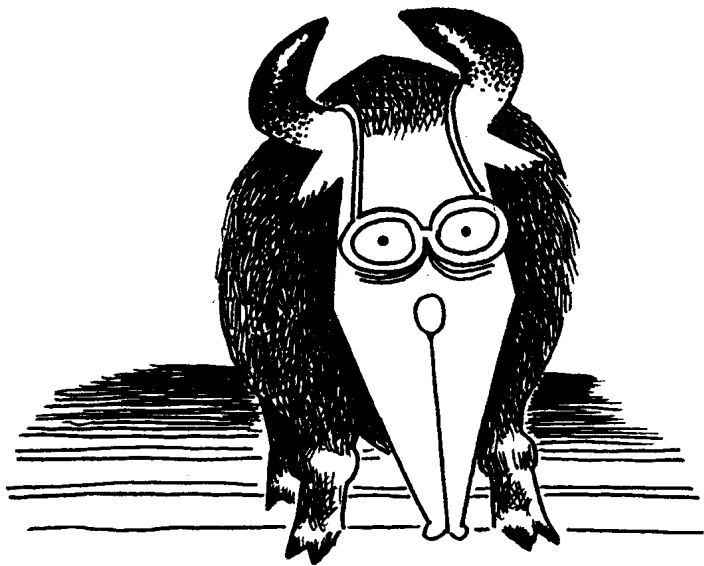
滑

稽

草食者文学

(代自序)

杂文虽然属于一种文，
但天然地与文人之文有所区别，
它是“草食者”的文学，
是大众的呼喊。





出版第一本杂文集的时候，我在自序中说，杂文是一种“草食者文学”，待到书印出来，编辑给这篇自序加上的标题却是“食草者文学”。颠倒一字，在我看来，意味大有不同。

当然，说杂文是“食草者文学”也无不可。鲁迅先生就说过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”的话，但一篇杂文，尤其我自己的杂文，是否能够像奶一样给人营养，实在难以打包票。把杂文视为“草食者文学”就好得多，一来这意味着只要吃草，只要说话，而不必硬要说的都是真理，放到哪里应验到哪里；二来这表达一种态度，杂文属于平民，来自平民，站在引车卖浆者流一边。

人群可以分为“肉食者”与“草食者”两类，这是曹刿先生的意见，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。今天看来，曹刿先生的两分法仍然未见过时。当然，时代发展了，“肉食者”的内涵也有了变化。曹刿时代，物质贫乏，社会大概只能保证它的管理者吃上肉食（孔夫子也能吃上一些腊肉，那是特例，而且累得两千多年后还被划入了压迫阶级的）。相比两千多年前，现在物质是高度发达了，吃得上肉的人也多起来。但就算物质丰富到普天之下“无荤不下筷”的程度，恐怕也不能说不再有“肉食者”与“草食者”之分。



现在有人专治杂文史，中国杂文史上溯至何时，我不清楚。如果是我，我会说中国最古老的杂文，应到《尚书》里去找。《皋陶谟》一节里，有几首歌谣：“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”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”“元首丛脞哉！股肱惰哉！万事堕哉！”第三首歌谣，就是很有味道的超短篇杂文，有因有果，推证有力，起势不凡，表达干净，现在读来，仍可见其锋芒。而前两首歌谣，看上去更像是专业歌舞团的演出作品，徒见欢情而已。这几首歌谣之间的区别，就是“草食者文学”与“肉食者文学”的区别。

现代中国杂文的道路，是由鲁迅开辟的一条荆棘之路。在社会大众的眼中，杂文与鲁迅风格几可等同，公众所期待于杂文的，也就是鲁迅先生那样的精神和风骨。对于鲁迅的一生作出评价，是一件劳动量很大的工作，但在我看来，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，不在思想的穿透力，不在于语言的机警，而在于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，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。神化鲁迅是不对的，倘若不算苛求历史，可以说他生命后期的某些篇章也存在着意气的成分，但无论如何，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丝毫动摇自己的大众立场。



曾看到一个调查结论，说诗与杂文为读者最少的两种文体。诗的国度无人读诗，让人思索。但真正说来，如今何时何地没有诗呢，要编多少本“风”都不成问题的，所以诗的危机不过是文人的危机而已。而杂文的命运是真正堪忧的，因为杂文虽然属于一种文，但天然地与文人之文有所区别，它是“草食者”的文学，是大众的呼喊。但这种属于大众的文字却失去了大众，是大众已无需杂文立言，还是通常被称为杂文的东西已失去“草食者”的特性呢？我从不忧虑杂文登不上高雅的文学楼台，但忧虑杂文登不上“草食者”的眼睛。

所谓“杂文”，我看并非“杂”与“文”的简单组合。有人说杂文姓杂，有人说杂文属文。但“杂”是容易的，“文”也不难，而“杂文”却是难的，它的内涵比“杂”和“文”之和要多，就在于根本而言，它要与“草食者”为伍。打着“杂”与“文”的旗号，多少真是“杂乱”的“文章”被归于“杂文”一列，读者不欢迎难道没有道理吗？

我愿杂文家们多关注“草食者”，与“草食者”同呼吸，与人民大众同呼吸，沿着鲁迅的道路，写真正的“草食者文学”，而不是简单的“花边文学”、“楷体字文学”。

读

出

滑

稽

化石社会

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
时时应该关照世界，
如果骄傲的辫子成了人人嘲笑的“猪尾巴”时，
不革除那条尾巴，反而以为那是可贵的特色，
自己生存的意义除了成为世人的警醒，
对世界的贡献只剩下恐龙灭绝式的警钟长鸣。





有一位先生出国旅游归来，感慨不已地说：“幸亏中国搞了改革开放。”他去的是一个据说正在遭受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的地方。

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都是没有体验过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的厉害的。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，是大规模饥荒的曲线表达，直话直说，就是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能吃饱肚子，但又绝不能直话直说，所以说成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了。

自然灾害“严重”而且“连年”，吃不饱肚子就好像理所当然了，怨谁也不行，只能怨天。这当然和“与天斗其乐无穷”的精神很有违碍，但到底还是要继续斗下去，例如中国60年代初也有过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的，斗的办法就有一斤油炸出51斤油条、大米蒸两遍产饭率翻了番、大吃瓜菜营养胜过吃粮食等等。在这斗的过程中，当然会有人得“浮肿病”而死，但革命吗，“死人是经常发生的”，“自然灾害”不严重而又不连年的时候，胜利就必然到来了，人也就胜了天了。

不过，后来中国人看自己的三年饥荒，不再以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来称呼，而是称为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困难的导因不是天意而在人为。把连年大规模饥荒归结为“连年自然灾害”，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没有道理的，这是中国的进步。明显的事实是，邻近





的各个地方都有吃有喝，单单某个地方“连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”，纵使老天有眼，也不至于有这么准确的“定点降灾”水平吧。

一个中国人，到了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的国家旅游一趟，就知道“幸亏我们搞了改革开放”。我自然地有一种异想，这样的地方实在可以作为最好的活教材，以供那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、反对或满足态度的人士参观。在那样的地方，落后就落后，干脆利落，如果有谁把落后与“未开发”状态混为一谈，从而想在那地方找到“天然风光”，肯定会大失所望。事实上，那种地方，不是“未开发”，而是开发过度，例如所有的土地都要大修粮田，结果却是粮田越多肚子越饿；例如所有的人都不能“天然去雕琢”，而是被固定在统一的模式中。

无论如何，处在“连年严重自然灾害”中的人们，他们的生活已经成了他人的镜鉴。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，感到某一种状态的可怕，自己必须全力避免。对于世界，他们的意义就是使别人警醒，这完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。

这种情形也曾经出现在近代中国，甚至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某些时段。人们像走马灯一样地到来，带着一种看社会化石的眼光，带着一种到野蛮世界历险的心态，